

黃帝甲乙經

江左書林印

趙蘭石題



鍼灸甲乙經目錄卷之六

八正八虛八風大論

逆順病本末方宜形志大論

五藏六府虛實大論

陰陽清濁順治逆亂大論

四時賊風邪氣大論

内外形診老壯肥瘦病日慧夜甚大論

陰陽大論

正邪襲内生夢大論

五味所宜五藏生病大論

五藏傳病大論

壽夭形診病候耐痛不耐痛大論

形氣盛衰大論



鍼灸甲乙經卷之六

八正八虛八風大論第一

黃帝問曰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氣使然少師對曰此八症之候也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風從南方來者名曰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者萬民皆卧而不犯故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墮而皆中於邪風故民多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有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皆中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名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

曰虛邪之風其所貴賤何如候之奈何曰正月朔日風從西方來而大名曰白骨將國有缺人多死亡 正月朔日平旦西北風行民病多十有三也 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

多死者多

一辭

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者 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者

正月朔日天時和溫不風民無病大寒疾風民多病 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 三月

戌不溫民多寒熱病 四月巳不暑民多瘧病 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 諸所謂風者

發屋拔樹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風從其衝後來者名曰虛風賊傷人者也主殺

害必謹候虛風而謹避之避邪之道如避矢石然從邪弗能害也

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脉其氣主為熱

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肉其氣主為弱

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為燥

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之脉脉絕則泄脉閉則結不通善暴死

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為寒

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脇腋骨下及肢節

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組其氣主為濕

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於肌其氣主為體重

凡此八風者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薄則為暴病卒死兩虛一實則為淋露寒熱犯其雨濕之地則為痿故聖人避邪如避矢石其三虛偏中於邪風則為擊仆偏枯

矣 曰四時八風之中人也因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腠理開賊風邪

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風邪乃能傷人乎

曰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

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亟

極一作

也疾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人也徐

以遲

曰其有寒溫 and 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曰人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

急固常有時也夫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却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亦不深到其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血氣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緩腠理開毛髮薄腠垢澤當是之時遇賊風其入深其病人暴卒 曰人有卒然暴死者何邪使然曰得三虛者其死疾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也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人氣之少因為賊風邪氣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為粗若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傷也

逆順病本末方宜形志大論第二

黃帝問曰治民治身可得聞乎岐伯對曰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者夫惟順而已矣故入國問其俗臨病人問所便曰便病奈何曰中熱消痺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臍已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色臍已下皮寒胃中寒則填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饑少腹痛脹 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治之奈何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 曰便其相逆者奈何曰便此者食飲衣服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搏持乃不致邪僻 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

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熱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先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氣同氣作固一大小不利治其標小大便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間甚而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小大不利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

東方濱海傍水其民食魚嗜鹹魚者使人熱中鹹者勝血其民皆黑色疎理其病多癰腫其治宜砭石

西方水土剛強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

北方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熇

微鍼

南方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臊故緻理面赤色其病癰痺其治宜微鍼

中央其地平以濕天地所生物者眾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

按蹠故聖人離合以治各得其宜

形樂志苦病生於脉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慰引形樂志樂病生於肉

治之以鍼石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嗚因極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
治之以按摩醪醴是謂五形故志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
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血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

五藏六府虛實大論第三

黃帝問曰刺法言有餘瀉之不足補之何謂也岐伯對曰神有有餘有不足氣有有餘有不足
血有有餘有不足形有有餘有不足志有有餘有不足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
肉腎藏志志意通達內連骨髓而成形五藏之道皆出於經渠以行血氣血不和百病乃
變化而生故守經渠焉

神有餘則笑不休不足則憂

素問作悲王冰曰作憂者誤

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邪客於形悽厥

素問作洒淅

起於毫毛未入於經絡故命曰神之微神有餘則瀉其小絡之血出血勿之深斥無中其
大經神氣乃平神不足者視其虛絡切而致之刺而和之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以通其經
神氣乃平曰刺微奈何曰按摩勿釋著鍼勿斥移氣於足

素問作不足

神氣乃得復

氣有餘則喘欬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血氣未并五藏安定皮膚微病曰白氣微泄有餘
則瀉其經渠無傷其經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不足則補其經渠無出其氣曰刺微奈何曰
按摩勿釋出鍼視之曰故將深之適人必革精氣自伏邪氣散無所休息氣泄腠理真

氣乃相得

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慧

素問作恐

血氣未并五藏安定孫絡外溢則絡有留血有餘則刺其盛

經出其血不足則視其虛內鍼其脉中久留之血至

素問作而視

脉大疾出其鍼無令血泄曰

刺留奈何曰視其血絡刺出其血無令惡血得入於經以成其病

形有餘則腹脹湮洩不利不足則四肢不用血氣未并五藏安定肌肉蠕

一作蠕

溢動名曰微

風有餘則瀉其陽經不足則補其陽絡曰刺微奈何曰取分肉間無中其經無傷其絡衛

氣得復邪氣乃索

志有餘則腹脹飡泄不足則厥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骨節有傷有餘則瀉然筋血者出其

血不足則補其復溜曰刺未并奈何曰即取之無中其經以去其邪乃能立虛

曰虛實之形不知其何以生曰血氣已并陰陽相傾氣亂於衛血逆於經血氣離居一實

一虛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為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為臈中血并於上氣并於下

心煩悶善怒血并於下氣并於上亂而喜忘

素問作善忘

曰血并於陰氣并於陽如是血氣離

居何者為實何者為虛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流溫則消而去之是故氣之所

并為血虛血之所并為氣虛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乃言血并為虛氣并為虛是無

實乎曰有者為實無者為虛故氣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令血與氣相失故為虛焉絡之

與孫脉俱注輸

一作於

經血與氣并則為實焉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

復反則生不反則死

曰實者何道從來虛者何道從去曰夫陰與陽皆有輸會陽注於

陰陰滿之外陰陽紕

音巡

素問平

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名曰平人夫邪之所生或生於陽或

生於陰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起居陰陽喜怒曰風雨之

傷人奈何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脉孫脉滿則傳入於絡脉絡脉滿乃

注於大經脉血氣與邪氣并客於分腠之間其脉堅大故曰實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按

之則痛

曰寒濕之傷人奈何曰寒濕之中人也皮膚收

素問作不收

肌肉堅緊營血滯衛去

去故曰虛虛者攝辟氣不足血滯按之則氣足溫之故快然而不痛

曰陰之生實奈何曰喜怒不節則陰氣上逆上逆則下虛下虛則陽氣走之故曰實曰

陰之生虛奈何曰喜則氣下悲則氣消消則脉空虚因寒飲食寒氣動藏一作作滿則血泣氣

去故曰虛

曰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不知所由然曰陽受

氣於上焦以分皮膚分肉之間令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

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焦

素問作下腕

不通胃氣熱熏胸中故內熱上焦

不通利皮膚緻密腠理閉塞

素問下

有玄府二字

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厥氣上逆寒氣積於

胸中而不寫不寫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腠理不通其脉盛大以濇故中寒

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 曰血氣已并病形已成刺之奈何曰刺此者取之經渠取血於營取氣於衛用

內鍼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 曰補虛奈何曰持鍼勿置以

定其意候呼內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

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後時素問作動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 曰虛

實有十生於五藏五脉耳夫十二經脉者皆生百素作其病令獨言五藏夫十二經脉者皆

絡之百六十五節節有病必被經脉經脉之病者皆有虛實何以合之乎曰五藏與六府

為表裏經絡肢節各生虛實視其病所居隨而調之病在脉調之血病在血調之絡病在

氣調諸衛病在肉調之分肉病在筋調之筋病在骨燔鍼劫刺其下及與急者病

在骨燔鍼藥熨病不知所痛兩蹠為上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則繆刺之病在於左而右脉

病者則巨刺之必謹察其九候鍼道畢矣

陰陽清濁順治逆亂大論第四

黃帝問曰經脉十二者別為五行分為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對曰五行有序四

時有分相順而治相逆而亂 曰何謂相順而治曰經脉十二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

為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相合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而治矣
曰何謂相逆而亂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脉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
謂大惋故氣亂於心則煩必密默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按手以呼亂於陽胃則
為霍亂亂於臂脛則為四厥亂於頭則為厥逆頭痛一作眩仆氣在心者取之手少陰
心主之俞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榮足少陰俞氣在於腸胃者取之手足太陰陽
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靈樞太陽之榮俞氣在
臂足者先去血脉後取其陽明少陽之榮俞徐入徐出是謂之導氣補寫無形是謂之
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

四時賊風邪氣大論第五

黃帝問曰有人於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疾雨或病
或不病或皆死其故何也岐伯對曰春溫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
所病各不同形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脊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
薄皮弱肉者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冬之虛風曰黑色不病乎曰黑色
而皮厚肉堅固不能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
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於寒門

外皆然乃病也 曰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曰此皆嘗有所傷於濕氣藏於血脉之中外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墜墮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不通素下有其開二字而適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矣 曰夫子之所言皆病人所自知也其無遇邪風又無怵惕之志卒然而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也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薄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似鬼神 曰其有祝由而已者其故何也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百病之所從者可祝由而已也

内外形診老壯肥瘦病且慧夜甚大論第六

黃帝問曰人之生也有剛有柔有強有短有長有陰有陽願聞其方岐伯對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審知陰陽刺之有方得病所始刺之有理謹度病端與時相應內合於五藏六府外合於筋骨皮膚是故內有陰陽外有陰陽在內者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在外者筋骨為陰皮膚為陽故曰病在陰之陰者刺陰之榮俞病在陽之陽者刺陽之合病在陽之陰者刺陰之經病在陰之陽者刺陽之絡病在陽者名曰風病在陰者名曰痺陰陽俱病名曰風痺病有形而不痛者陽之類無形而痛者陰之類無形而痛者其陽完九虛完作緩下

同而陰傷急治其陽無攻其陰九虛作急治其有形而不痛者其陰完而陽傷急治其陰

無攻其陽九虛作急治其陰陽俱動乍有乍無加以煩心名曰陰勝其陽此謂不表不裏

其形不久也 曰形氣病之先後內外之應奈何曰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乃病

藏寒傷形乃應形風傷筋脉筋脉乃應此形氣內外之相應也 曰刺之奈何曰病九日

者三刺而已病一月者十刺而已多少遠近以此衰之久痺不去身者視其血絡盡去其

血 曰外內之病難易之治奈何曰形先病而未入藏者刺之半其日藏先病而形乃應

者刺之倍其日此外內難易之應也

曰何以知其皮肉血氣筋骨之病也曰色起兩眉間薄澤者病在皮唇色青黃赤白黑者

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千金方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者

病在骨 曰形病如何取之奈何曰皮有部肉有柱氣血有俞千金翼下骨有屬皮之部

俞在於四末肉之柱在臂肘諸陽肉分間與足少陰分間氣血之俞在於諸絡脉氣血留

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液而溢腦髓

者也 曰取之奈何曰夫病之變化浮沉淺深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

之間者少之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也 曰人之肥瘦小大寒溫有老壯少小

之別奈何曰人年五十已上為老三十已上為壯十八已上為少六歲已上為小 曰何

以度其肥瘦曰人有脂有膏有肉曰別此奈何曰腠肉堅皮滿者脂腠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 曰身之寒溫何如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和靈作粗理者寒少肉者寒溫之症未詳 曰其肥瘦大小奈何曰膏者多氣而皮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也肉者多血多血者則形克形克者則平也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於衆人也 曰衆人如何曰衆人之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也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名曰衆人 曰治之奈何曰必先別其五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者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 曰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者何也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一夜分為四時之氣朝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為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則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於身故甚 曰其時有反者何也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 曰治之奈何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工逆者為粗也

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濁氣生清
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膈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順也故清陽為天濁陰為
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
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府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
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為氣氣傷於味陰味
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
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
生氣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陰病則熱陽病則寒

京問作陽勝則熱陰勝則寒

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

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泄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

人有五藏化為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
上形滿脉去形故曰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此陰陽之變也

夫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陽勝則身熱腠理開喘息麤為之後悶

素問作倦仰

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悶腹脹死耐冬不耐夏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

厥厥則腹滿死耐夏不耐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 曰調此二者奈何曰能知

七損八盡則二者可調也不知用此則早衰矣 清陽上天濁陰歸地天氣通於肺地氣

通於咽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穀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六經為川腸胃為海九竅為

水注之氣暴風象雷逆氣象陽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 邪風之至

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

者半生半死矣 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

皮肉筋脉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

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則過用之不治善診者察色按脉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

喘息聽聲音而知病所苦觀權衡視規矩而知病所生按尺寸觀浮沉滑濇而知病所生

以治則無過以診則無失矣故曰病之始起可刺而已其盛也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輕而

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其高者因

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形者瀉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

其慄悍者按而收之其實者散而瀉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血

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氣實宜擊之引之陽從右陰從左

是以春夏歸陽為生歸秋冬為死反之則歸秋冬為生是以氣之多少逆順皆為厥有餘

是以春夏歸陽為生歸秋冬為死反之則歸秋冬為生是以氣之多少逆順皆為厥有餘

是以春夏歸陽為生歸秋冬為死反之則歸秋冬為生是以氣之多少逆順皆為厥有餘

者厥也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者秋冬生氣上不下頭疾癰疾求陽不得求之於陰素問作求五部隔無徵若居曠野若伏空室綿綿乎屬不滿目

春三月之病在理已盡草與柳葉皆殺春陰陽皆絕期在孟春 冬三月之病病合陽者

至春正月脉有死徵皆歸於春素問作始春 春三月之病曰陽殺陰陽皆絕期在草乾 夏

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濂水 秋三月之病三陽俱起不治自己陰陽交

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陽獨至期在石水二陰獨至期在盛水

正邪襲內生夢大論第八

黃帝問曰淫邪泮衍奈何岐伯對曰正邪從外襲內未有定舍反淫於藏不得定處與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卧不得安而喜夢凡氣淫於府則夢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藏則夢有餘於內不足於外 曰有餘不足有形乎曰陰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盛則夢大火而燔燔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予甚饑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哭泣恐懼飛揚心氣盛則夢喜笑及恐怖脾氣盛則夢歌樂體重手足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而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於心則夢見丘山烟火 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器及奇物 客於肝則夢見山林樹木 客於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 客於腎則夢臨淵没居水中